

# 文化 | 专栏

王国华专栏 野史新说

## 慈禧的马桶

翻阅史籍,只要提到皇族的奢华,必在大吃大喝,华服鲜衣上做文章,很少提到如厕。想来,大概入口属于享受,出口不算享受。或者,认为拉撒不像吃喝那样能摆上八仙桌。到故宫旅游时,很容易发现里面房子虽多,唯独没厕所。但皇宫里那么多人,不能光吃不拉。那么,他们如何解决呢?

他们用马桶,随时解决随时送到西华门城墙外养花房。此处挖有沤粪池,其密封性能很好,臭气不致外泄,而且还可以为珍贵花草提供绿色肥料。《明官史》中说:“(故宫)东西廷围墙有砖砌券门,上面安放火条石,石上凿有悬孔垂下,各孔下有净军在下接盛,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开玄武门及各小门打扫。”各官眷、内官便溺之所,在乾清门围墙内左右廊房朝南半间,叫东西夹墙。慈宁宫西茅等处,也有随墙垒砌的半坡墙,并砌券洞。到了清朝,依然从其习惯,宫内大小便均用马桶,利用内外廷墙上的券门,作为置放马桶的地方。

虽然大家都在马桶上方便,但马桶和马桶不一样。宫女、太监用的是粗瓷便盆,而皇帝、皇后和嫔妃用的称为“官房”。《北京往事》中提到,老佛

爷慈禧用的“官房”乃檀香木雕刻而成,外形是一条大壁虎,四爪落地恰成四腿底座。壁虎肚子鼓鼓的活像一个大葫芦,正好是官房的肚子。尾巴紧紧地卷起来,尾梢则折回来再和尾柄相交,形成一个八字,极巧妙地成了官房的后把手。壁虎头翘着向后微仰,嘴微张一条缝,缝内正好衔着手纸,两眼镶着红宝石。壁虎的肚子里,放着香木细末,干松蓬起而散发着清香,便物落下,立即被香木末包起来。

1903年,慈禧乘火车去位于河北省易县的西陵拜祭,其车厢里摆放着一个“如意桶”。清史家孟森的描述是:“车中备铁床、褥褥枕被……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

跟当时一般老百姓使用的工具比起来,慈禧的马桶可算登峰造极了,但跟现在哪怕廉租房里的抽水马桶相比,也还是稍逊一筹。不信在你床旁边放一马桶试试,哪怕给它包上十层黄金,淡淡的臭味还是会扑面而来。奢华代替不了技术,光鲜的外表也无法掩饰落后的内涵,不在软实力上下功夫是没有出路的。

黄亚明专栏 时尚旧影

## 金钗钿盒当时赠

“盒”同“合”,以盒相赠,意取天作之合。这盒(合)统称为钿盒,寄托了古往今来一份美好的情愫。在古代,无论是金、银、犀、玉、漆制的钿盒,都是用来盛珠宝首飾或化妆品,除了增添时尚的光彩,往往也是女性敝帚自珍的一些情趣小玩意。

淡妆浓抹,在闺房的舞台上自恋自爱,道具有镜子及精美小巧的化妆盒。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专门放置梳妆用具的奩盒,制作相当精美。最早的奩盛放铜镜,《说文》中有记载:“奩,镜匣也。”

从一些画像石中可以看到,古人梳妆时,手持镜钮上的系带,边照边理妆容。后随着梳妆用品逐渐增多,奩的用途也不一定仅放铜镜,亦盛放梳、篦、胭脂、假发等。

汉代的妆奩主要分两种,既有简单朴实的单层奩盒,也有繁复华丽的双层多子奩盒。

长沙马王堆辛追夫人出土的梳妆盒,非常华美,内有梳篦一具、短棒小刷一根(简文中称为“箒”)、木镊一支、笄若干、假发一盘。由

此我们可以大略推算出贵族女性梳妆的必备程序:盘高髻,涂脂抹粉,用木镊修眉、画眉。

女为悦己者容。妆台前,所谓“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旖旎戏码,当不得真。当真的,却是“带粉犹残旧泪痕”。隔了千年时光,看看韩偓《玉合》诗“罗囊绣,两凤凰;玉合雕,双鸂鶒。中有兰膏渍红豆,每回拈著长相忆。长相忆,经几春?人怅望,香氤氲。开缄不见新书迹,带粉犹残旧泪痕”。浮想一只雕着一对水鸟的玉盒,盛满了芳香兰膏、相思红豆,也盛满了爱情的玉盒,以及诗中那个手执着它泪眼相看、寻思往事的女子,心底里终究是替她叹息,若是负心汉,真的不值。

古人常以钿盒互赠,以寄相思。宋代柳永《二郎神》词有云:“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宋代王雱《蝶恋花》词云:“红粉栏干,有个人相似,钿合金钗谁与寄。”传奇剧本《长生殿》里《补恨》一出,杨玉环拿出“金钗钿盒”给织女看,并恳请“双星”玉成,“再

续前缘”。

因为钿盒基本上是通过一扣一钮合在一起,有同心之意,它在一个女子心中的位置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方寸之物只因为被赋予了情感,也就有了非比寻常的深义,如同恋人之间的每一样信物,令人“每回拈著长相忆”。

清代词人纳兰容若在《红窗月·梦阑酒醒》里写道:“金钗钿盒当时赠,历历春星。道休孤盟约,鉴取深盟。语罢一丝清露湿银屏。”

这是很多年后的一个夜晚,纳兰容若从深醉中醒来,一丝愁绪悄然袭上心头。当时相赠的金钗钿盒,如今那点点光斑如春夜星光般历历在目。那些牵子之手、永不言弃的誓言,那些钗钿相赠、星月作证的深盟,已是幽情暗结,心坚情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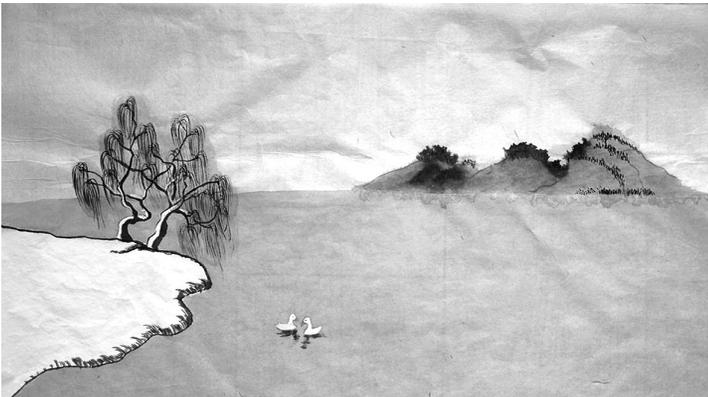
总以为,从此两颗心不再遥遥,谁料想这段情缘宿命中竟注定没有明天。从此回廊里再也听不到她的笑声,望不见她的身影,唯有无尽的相思和着疼痛的回忆。那丝丝冰凉的清露和着泪水,滴滴点点打湿了银色的画屏……

盛可以专栏 色不是空

## 冬天的泪水

有一年,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两尺深。橘树叶上一层冰,枯草全是珊瑚状,屋檐上悬着一长排冰凌,宝剑似的闪着银光。南方的湖很少结冰,即便有,也是薄薄的,像汤上面蒙着的油层,鸭子游水,一下就冲开了。鸭子的嘴和脚掌冻得红红的,它们不怕冷,照样优哉游哉,只是不像夏天那么闹腾。

这场大雪,有过整整一个星期的酝酿,我妈当时就预言会有一场大雪,屋里码了好多干柴,准备烤火用。我喜欢一家人围着烤旺火,看屋外雪花飘舞。用枯枝将树兜子引燃,能烧上一整天。树兜子禁烧,也多烟,熏得人直流眼泪,好像忽然想到什么伤心事。也会有路过的熟人进来蹭火,聊会儿天,抹



几回眼泪,烤得一身发热,酒足饭饱似的愉快离开。

享受过北方的暖气,再也过不惯南方的冬天,即便有电暖气,寒风从窗缝里、门隙里钻进来,屋里仍然很冷,被子冰冷潮湿,躺下去瑟瑟发抖。今年春节换花样,烤坏煤炭,却是假冒伪劣产品,烤得人

胸闷恶心,差点中毒。最终还是决定烧树兜子,除了流点眼泪之外,至少没有害处。我很高兴家里一直保持烧树兜子的传统,尤其是大年夜,一口气架上两三个,烧得满屋亮堂堂的,预示着来年的时运。我倒是很想知道,南方何时能装暖气,让南方人取暖时不再流泪?

郑啸专栏 情爱话廊

## 爱到坦然心自安

看非诚勿扰总能看到奇迹。一男的去相亲,居然带着两个前女友以及她们的现任男友组成的亲友团在现场亮相。

此男、其前女友们以及前女友们的现任男友们都可谓胸襟宽广、勇气可嘉,但看到这戏剧性的一幕,我心中转起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这是不是电视台为了吸引眼球而故意制造的一个带着恶趣味的桥段呢?

我的怀疑源自一个社会共识:爱从来都是自私的,世界上所有的物品都可以分享,唯独这个是不能的。

前女友们就不怕现任男友吃醋吗?其现任男友心里又作何感想呢?

爱到分开,是因一对男女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矛盾引发冲突,因冲突而产生仇恨,最后劳燕分飞,形同陌路。

“就算爱情到了尽头,不再有结果,我们还可以做朋友。”歌词里唱得多好,只是人们所希望的理想状态而已。

坦然放下,宽恕过往,原谅他人,也许是这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执念。

走入婚姻殿堂的男女,有不少都热衷于盘查彼此的过往,爱过几个,是否还在联系。互相把握了对方的底细该天下太平了吧?不然,恋爱史相对清白的那个会耿耿于怀,芥蒂存于心,就像一根刺,将双方的情感契合度一点点刺得千疮百孔。无数的矛盾争吵由此而生。

这也就难怪,绝大多数人都

会以欺骗、抵赖等方式竭力地掩藏自己的情感史,欺骗让生活美好,坦诚把一切搞砸,就这么简单。但是,如果男人女人之间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失去,感情基础该怎样的脆弱?

景颇族有这样一个结婚风俗,新婚那天,新郎跟新娘都要把自己以前的前女友、前男友们请过来,敬酒的时候一对新人还要隆重地为对方介绍自己曾经的爱人,而前男友、前女友们也要真诚地向新人献上自己的祝福。

在佤族的某些村寨,情侣们分手还要互送信物,这些信物被彼此珍藏,携手一生的爱人对此也视作理所当然,百年之后,它们还要作为陪葬由妻子或丈夫亲手将之佩戴在亡者的身上或安置在其棺木中。

今天,越来越多的男女举行婚礼时也开始邀请前恋人参加自己的婚礼。其动机何在?据一份网络调研,有60%以上的人是借此机会来向对方展示幸福,炫耀的成分多了些。对于我们这些俗人,放下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爱情都太狭隘、太自私、太谨小慎微了。彼此坦然一点、大度一点不行吗?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在无涯的人海里,互相遇见,并发生一段缘,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放下执著,选择宽容,爱到坦然相对,生活得安,灵魂得宁,人生才能复归于美好。爱是理解,是尊重,不是战争!

李开周专栏 宋朝饭局

## 宋朝人的酒量

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武松的酒量堪称第一。

《水浒传》里有记载,武松上景阳冈之前,曾经在酒店里喝了十五碗酒,然后又赤手空拳打死老虎。后来他帮着金眼彪施恩打蒋门神,又搞过一回“无三不过望”。“望”是酒店外面挂的招牌,他每看见一块酒店招牌就得喝三碗,不然他不走。结果总共喝了大约三十碗,才六七分醉,跟蒋门神比武,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脚就把蒋门神踢倒了。

我见过北宋定窑烧造的酒碗,不算大,一碗能装两百毫升,也就四两酒,比现在大排档里盛啤酒的那种一次性塑料杯稍微大一点点。假如武松在景阳冈下喝酒时用的就是这种酒碗,十五碗等于六

斤酒。打蒋门神时喝了三十碗左右,大约十二斤酒。

武松为什么那么能喝?主要是因为宋朝没有蒸馏酒,只有酿造酒。把米饭蒸熟,放凉,拌上酒曲,让它发酵,发酵到一定程度,米饭都变成了酒糟,用酒筛过滤掉,放进坛子里密封起来,少则三月,多则十年,打开坛子,成品酒就成了。这样酿造出来的酒,最高度数不超过十五度,一般度数在六度左右,比白酒的度数低得多,所以才能多喝。

苏东坡有个学生叫张耒,字明道,在河南做过官,据他自己说:“平生饮徒大抵止能饮五升,已上未有至斗者……晁无咎与余酒量正敌,每相遇,两人对饮,辙尽一斗,才微醺耳。”(张耒《明道杂志》)晁无咎又

叫晁补之,也是苏东坡的学生。张耒的意思是说,当时爱喝酒的人一般只能喝五升,喝一斗的人很罕见,他跟晁补之两个人的酒量差不多,每次见面喝酒,俩人加起来能喝完一斗,而且还不至于烂醉。

宋朝一斗将近六千毫升,至少能装十公斤酒,张耒跟晁补之共同喝完一斗,说明每人至少能喝五公斤,也就是十斤。前面说过,武松打蒋门神的时候大约喝了十二斤酒,苏东坡这两个学生的酒量跟武松居然差不多。

可是苏东坡的酒量远远比不上他的学生。老苏在《东皋子传》中写道:“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五合等于半升,不过一斤低度酒,你让他喝一天,他都喝不完,说明他顶多就是一瓶啤酒的酒量。